

特56

1

增訂史記評林

大鄉穆
伊地知貞榮 點

十六

東 京 圖 書 館

四	二	一	三	漢
冊	號	架	函	書
			類	門

陳沂曰此傳全用戰國策而零刪減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貞馨點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忍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第五人秦最少兄代弟厲及辟鴟並為游說之士此下

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緱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為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

而歸

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緱川陽城並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為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

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

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

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

之期年以出揣摩

戰國策曰乃發書陳數十得三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

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

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鄭誦本作揣摩亦為摩王劭云揣

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三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曰此可以說當

使難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遂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鬼谷先生不知何

鬼谷先生不知何

詐人隱居智居

詐人隱居智居

蘇秦張儀師之遂

蘇秦張儀師之遂

立功名先生遺書
實之曰若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
僕御折其枝波浪
漫其根上無徑尺
之陰身被數千之
痕此木豈與天地
有仇怨所居然也
子不見嵩岱之松
栢華霍之檀桐乎
上枝干於青雲下
根通於三泉千秋
萬歲不受斧斤之
痕此木豈與天地
有骨肉哉蓋所居
然也又曰鷗冠子
或曰楚人隱居幽
山衣被履空以鷗
為冠莫測其名因
服成號著書言道
家

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
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浮說多不中。當世。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而以為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
塞之國。被。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謂。岷。江。州。隴。山。之。西。南。
山。帶。渭。渭。入。海。各。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
石。山。東。北。流。至。秦。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此。天。府。也。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
馬。城。縣。一。云。代。郡。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
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
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索隱曰。說。音。稅。
燕。文。侯。名。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樓。煩。屬。
史。失。名。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樓。煩。屬。
一。篇。骨。子。按。此。可。以。說。字。
按。戰。國。策。說。秦。之。詞。更。詳。
李。東。陽。曰。秦。常。以。帝。業。說。秦。不。用。而。

幽州。歸。義。縣。東。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

後為從於六國。備常伯。秦以為用。見解而後為衛於秦。不然則秦之為衛。儀之為從。皆未可知也。
按。鮑。彪。云。天。府。言。蓄。積。之。富。非。人。力。也。
楊。慎。曰。說。燕。王。自。首。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意。謂。無。趙。以。蔽。之。則。燕。被。秦。兵。矣。此。只。是。居。以。幽。塞。之。喻。但。詞。氣。激。昂。策。動。人。主。之。聽。耳。
王。世。貞。曰。乘。迫。為。合。攻。險。為。難。其。蘇。張。氏。之。搆。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幽州。歸。義。縣。東。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

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

李廷機曰：論六國之勢，以至土地甲兵車騎積粟之有差，可謂下矣。而莫不各當其質，所謂辨而不華也。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直，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秦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也。按鮑彪云：彌撥巨也。

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也。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倚，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

也。說得要領，故文公首肯。楊慎曰：此篇言合從與否之利害，為說六王說詞之要領，議論明白透徹，可喜。又曰：自首至臣，故敢進其愚慮，以前齊陽君不悅之而為是言，奉陽當國不免專權而肅侯亦有怨之之意，故揣之而為此言，以激之也。又曰：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意欲厭事，故以此言迎合其意，而開悟之。正指摩之術，安民之本在於擇交，又此一段之綱要，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為之攻，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謀攻伐是絕人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

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西郡，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率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北道，過滑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北道，過滑津，攻韓即南陽危矣。據衛取淇卷，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北道，過滑津，攻韓即南陽危矣。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卷，字。東則必擊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番吾，故城在欽州，滎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漳水，守滎。

按鮑彪云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橫也

楊慎曰君誠能聽臣至此臣之所以為國也先言利以勝之所以言交得之利也
黃洪憲曰封侯等語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詞
楊慎曰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倚秦倚齊之慮蓋與齊秦則韓魏楚弱而上郡絕道不通而且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書以怵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茅坤曰此言韓折于秦則禍入趙茅坤曰此言魏折于秦則禍入趙

吾城則與趙戰於邯鄲之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燕子又伐我。現代既云。西有常山。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

楊慎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國富地險誇其強也

茅坤曰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親韓魏以抗秦楊慎曰秦之所害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為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必中趙矣此亦唇亡齒寒之意亦所以申言交不得之害也
又曰臣聞而下至冥冥決事能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也
楊慎曰臣竊以下至豈可同日而語哉所以言從之利實操交而得之意按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

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臣於人謂己得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己也。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秦成。史記曰。俗本有作軒。吳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姣。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音起拱反。國音許。疑相恐脅也。鄭氏。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剡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質。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

臣于彼也。見臣于秦自見。楊慎曰：夫衛人者，而下至願大王。計之也，所以言衛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

楊慎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從之意。余有丁曰：秦河中計，衛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按六國攻守形勢，具見此段。

茅坤曰：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與心矣。况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拒，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窺函谷，恐曰：由蘇

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韓兵於魏，趙涉河漳，亦涉河漳而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魏，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涪州，渡河至瀋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也。〇正義曰：齊從涪，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涪，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秦激張儀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茅坤曰：此若是蘇秦後門。

楊慎曰：自此至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言地險固，兵堅利，本勁勇也。

從每說列國必先稱其國之險固，富饒亦貴當時諸侯以千里而畏人，惜其不明道而以揣摩行之。

董份曰：時力距來者，本注時距索隱是也。

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〇正義曰：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屬上郡。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王昭侯之子也。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〇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在洛州，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〇索隱曰：地水名，出南方。〇正義曰：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諶慎云：市方子皆善材。〇索隱曰：許慎注：淮南子以爲南方，方鐵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種之弩，秦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執勁利，足以距來敵也。〇索隱曰：超，足也。〇正義曰：超，足也。〇正義曰：超，足也。〇正義曰：超，足也。

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也。〇正義曰：超，足也。〇正義曰：超，足也。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身，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云：南行至鄆，北面而不見，冥山，關索司馬彪曰：冥山，在平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日汝南，吳房有棠谿亭。〇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伯〇索隱曰：一作

按此皆實地名

日汝南，吳房有棠谿亭。〇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伯〇索隱曰：一作

牧下多牛馬之地
四字

按戰國策秦患
作國患願作被
鮑彪云國謂魏
不被惠謂衡人

按此意與說趙
同
光緒曰戰敵卒
三字相聯方於
戰字奇而活或
以戰敵微讀者
非

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正義曰衡音
橫怵音郵卒有秦患
義正

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曰衡音橫，怵音郵。卒有秦患，義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故有江干河干。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武卒二十萬，甲士二十萬，索隱曰武卒甲士皆選士也。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裝二也。胄衣三也。甲之有裝見左傳。職宅。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音盈謂實糧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蒼頭，謂髮之卒，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索隱曰斯，音斯。奮擊，謂奮擊之卒。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

效實。索隱曰謂割地獻。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曰此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索隱曰世本名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矢。如雷霆，解如風雨，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是也。絕

茅坤曰魏所慮者亦以割地

按周廟金人絛口而銘其背其時曰焄焄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盡終為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豈未不札將成斧柯秦語本此

楊慎曰自此至志高氣揚言宣王之強

王維楨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

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是也。絕

魯惟修曰魯事曲細李于驛送王青州序用此語

王世貞曰蘇秦稱臨淄之塗車穀擊以為盛又樂府註云齊人本好穀擊相犯以為樂也

楊慎曰自且夫韓魏至輕為之臣也言二國近秦患而輕事秦

楊慎曰自今秦攻齊至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陽晉論文作晉陽

楊慎曰說齊則以齊之強秦之不能

害齊者詩言之以齊之強而事秦則不能攝已韓魏之輕事秦者以近秦患也以秦之不能害齊而輕事秦則不能攝敵者可羞也然曰秦不能深入攻齊者恐韓魏之議其後也與說趙王同辭然不言韓魏為敵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然則韓魏在所仗矣

按陽晉國策作高麗

茅坤曰齊無患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楊慎曰自此至伯王之資也言楚國之強

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三師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五弦擊之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蹋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之不鼓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國之時隨轉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戲而講練之謂徒戲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註楚詞云博著也行六基故云云六博別錄云蹴鞠者蹴亦踢也促六反促約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穀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

曰故縣在兗州任成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喝呼為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恐弱之詞以有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韓魏虛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後也巫郡夔州巫山縣是○東有夏州海陽左傳楚莊王伐陳鄭取一八焉以歸案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案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恒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駭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云海陽地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北有陘塞郟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陘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正義曰北有陘塞郟陽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陰之塞也○索隱曰經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潁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經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

百四。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

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

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

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

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

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

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

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

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

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

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

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

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

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

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

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陰之塞也○索隱曰經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潁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經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陰之塞也○索隱曰經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潁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經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陰之塞也○索隱曰經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潁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經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

茅坤曰楚與秦為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楊慎曰秦楚其勢不兩立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說辭之綱也
又云從親諸侯割地以事楚衡成則楚割地以事秦推此意而言之也
劉辰翁曰當時山東之國惟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楚則近秦患故言其強不當事秦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者激之此其異也
楊慎曰大王不從

以下言不從之害
大王誠能聽臣至實外廐言從合則楚王之意
王維慎曰從合衡成兩語利害明甚
按此意與說趙同
楊慎曰秦虎狼而下言衡成則秦帝之意
按此意與說魏同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款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故作搖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潔而識覺明暢
鮑彪曰五國之聽蘇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窮橫從之利害也惟威王雅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陰之塞也○索隱曰經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潁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經山在郟州新郟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郟州穰縣西

有難秦之心然亦深忠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按秦自孝公以後兼并之勢已成六國不得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響應如此然不數年間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矣口舌足待乎哉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于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視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何孟春曰按典略云蘇秦因不得志如趙遂其隣子易水上從貨布一疋債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債利厚極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

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一作擬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也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甫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

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設者謂宣布其事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設為易解秦

金非秦所有也世人狗目見其獨一隣子耶

畫併曰六國從約特欲資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弊諸侯所以策之適所以成其王業耳以蘇之智略而不能慮此何也曰秦得秦形而兵力強蘇以口舌欲合六國而實之端端然惟恐其兵之一日東出而敗從也敢議攻秦哉惟冀六國守從目前無事而已蘇實有用天下之才而徒徵一時之富貴無天下之志者也豈暇深慮後哉

李東陽曰勢專則秦以數千里一衝

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索隱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

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喙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訛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飽亦與飢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

之地而卒并天下
勢分則齊及燕趙
皆以二千韓魏以
千楚以五千里合
從之地而卒并於
秦由此觀之君子
不能無遺憾於從
約之解也

按愈即病愈之
愈謂能愈鐵病
也

董份曰方說六國
實秦矣此即以秦
怵齊其反覆不旋
踵如此使齊人詰
之何以施面目哉
六國為說士所愚
往往如此

楊慎曰提起燕
人毀秦等語發出
下文許多議論文
法也

邱原曰此又辨
論之一大機括

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

董份曰臣所謂上
宜增一且字方明
也
蘇秦曰忠信
獲譽自古有之君
子不以主聞易心
不以時危改行其
素所蓄積也且獲
后之妾當以獲
等忘藥酒說
蘇秦曰此段藥
酒之喻即通說
齊王信之故能
蘇王信之故能
蘇王稱婦將殺
夫令妾進藥酒妾
伴儀而覆之又甘
茂謂蘇氏云貧人
女與富人女會織
日無以買燭而子

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答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索隱曰詳音羊詳
詐也僵仆也音詳
蘇秦列傳

之尤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
此並戰國之時游
說之士寓言說理
以相比與及劉向
著書乃用蘇氏之
說為二婦人立傳
定其邦國加其姓
氏何其妄哉

王應麟曰蘇子云
蘭以芳自燒膏以
明自焚翠以羽殃
身蚌以珠自破惜
乎蘇秦能為此言
而不能保其身也
按史魚將卒以
在朝不能進避
伯玉退孺子瑕
命其子位尸厥
下以諫於是靈
公弔而問之遂
遷伯玉而退子
瑕此以尸行其
忠者也若蘇秦
之列市正與與
起伏王尸之意
同此以尸行其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
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
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
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
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
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
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死者死也與誅同
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
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
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
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
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

詐者也嗚呼可畏哉

丘原曰蘇代說燕之策又出于秦之右

吳寬曰齊趙皆燕北隣趙邊秦而多故齊遠秦而無事故趙常自勝而齊數謀燕

董份曰轉王重一語尤精采

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繼於所聞於
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
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
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
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
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
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
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
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重
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王長主南攻楚五年
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
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
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魏王二十九年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

韓非子卷之十九 蘇秦列傳 十一

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

日濟水二水上承黃河並淄河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流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

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足以

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

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

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清河等州在清河之北所以備燕

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

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曰音致寶

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

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

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

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

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鮑彪曰燕王附七國之惡主也惑惑代之漢說貪竟之名惡與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聞所以謂太子者近于與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聞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

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報王之元年時也燕立

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

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

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

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不信齊王與

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

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

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

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

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

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

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

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

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也。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

徐廣曰：取素，染以紫，索。○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而染之，其價十倍。貴於紫，索。○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而染之，其價十倍。貴於紫，索。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寶之。」索隱曰：長，如字。

秦挾寶以待破秦，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桓。」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躡矣。今不取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取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

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因紫也。柯維騏曰：敗素雖無用而齊紫則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為功正類此也。

實音損。○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揜，弄，關，西。

按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索隱曰：六國唯燕最弱，即令少得志，豈敢與秦並帝哉？此所謂空言亡施者。

光緒曰：魏與龐通漢志，邯鄲女跖躡。

○徐中行曰：前既言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王此處又用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只加一苦字，便不嫌重複。鮑彪曰：蘇代之子燕善其書，昭而復

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國齊之淡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燕人之民人所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魯委質齊乎

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州在黃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告禁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水與汶水相近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汶水相近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索隱曰五渚五渚在洞庭五渚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

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潤其情

行山羊腸坂道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北過韓上黨也二日而莫不盡絛索隱曰音搖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離也歷二周而東觸鄭鄭州韓國都也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離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

董份曰盡絛言韓徵民絛役為備國騷動之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機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軹道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乘夏水浮輕

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本此

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臯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鈇戈在後劉伯莊云音四反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水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

陸深曰封當如封函谷之封註非

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醜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馬河津在東郡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冤胸縣西南三十五里

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醜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年云魏救山塞集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

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醜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安邑以下五段此

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

以詐欺諸侯以
成其攻取之計也
董份曰：「雖木而為
寫意。」
又曰：「前說正告此
乃詭告也。」
董份曰：「此書曲盡
秦之強詐反覆。」

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其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囚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楚也。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也。本韓地也。韓先楚救魏，魏則以南陽委於楚。」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徐廣曰：鄆，江夏郡縣，均在南陽。今之均州。鄆縣，名在江夏。〇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首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奔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死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犀首，魏和也。至，當行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趙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行，曾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

按趙得講漢書作已得講為是

●其黃曰：「適燕以下五句，所以繼前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光緒曰：「如循環首其無窮，不可殺也。如劍，其鋒易也。其龜名。」

光緒曰：「死秦之孤，首壯者已死於秦，今其存者皆死於秦者之幼弱耳。」

地能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不為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能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李東陽曰：「點出蘇秦作結，且與前字相照。」

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穰，趙也。母，魏也。母，太后也。適，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秦大破我岸門。〇封陵之戰。魏襄王十六年。高商之戰。此戰見趙莊之戰。秦戰敗我封陵。〇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〇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如此，其大者。〇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〇索隱曰：燕趙之說之。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蘇允弟五人，更有蘇時、蘇丹、蘇公、蘇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

實曰按蘇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也齊魏首敗從約伐趙蘇秦以利害忠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諸侯以報齊食齊之祿而反諛之不忠孰甚焉又豈約從之初意哉蘇秦代私于子之誠燕已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遂也

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通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鬼谷，隱居處，隱符伏臘，台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或，代，厲，繼，榮，蒸，族。
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弱，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謀，而從為愈，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欲於燕趙，甘心於所願，為之期年，而飲血於涓水之上，可不謂之聰明乎。然口血未乾，而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徒約首破，蘇秦心驚，如逐雞，不能保其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稱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誇，而太史公為之過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吳興凌雅隆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貞馨點

按陳軫公孫衍亦見此傳

公行庶子今本左傳注作庶子妾子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傳蘇兵北首燕路蘇亦訓釋若依劉氏解蘇為酒則此云等數百不服醉之謂不通矣

王維慎曰舌在是篇中骨子

茅坤曰捕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以餘子謂之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

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蘇音釋。○索隱曰：音儀，鄭玄曰：噫，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

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

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

李廷慎曰儀當日心事被于長看破

金履祥曰六國畏秦衝成則易從合則難秦為其難者儀為其易者儀劣辨矣且儀入秦固於秦之術中而不悟秦何自開不及張儀以子論殆過之矣

蘇秦曰使人勝張儀而奉車馬金錢以爲先容之計秦之待儀者恩亦深矣其實不過爲秦伐趙以敗從約計耳
蘇秦得志而激儀入秦儀欲連衡而振其短權謀之士以儀相何如此宜其不終也

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故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

按陸賈傳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義與此同

楊循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頗與子胥贈夫差我命而父新等數語同

楊慎曰直卽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虎封其弟陵前爲直直之後求直于蜀蜀不與直蜀相攻卽此事也王鑿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按此後俱襲戰國策文亦少異

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詭○索隱曰渠古字少假借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尺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

國我願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直讀爲巴黎之邑音巴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秦秦道張儀從石牛道伐蜀王自茂萌禦之敗積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直侯都茂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茂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阜縣有尋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溫

當屯留之泉水卽尋源出洛州潯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溪又南有故郿城在郿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郿溪相近之地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張儀各逞雄辯各有所據然終不若錯之理正詞順

道。正義曰屯留潯州縣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斜谷之口也。今楚兵臨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正義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同。正義曰。繕。音膳。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海

緒與左傳緒甲兵之緒同治也。註非是。

田穰衡曰。我太祖先平張士誠。方國珍而後平獨亦此策。蓋先實其內且無後患也。

六國表無惠王二十二年之文。通計前後則二十二年當後九年。論文以益作益以。

鮑彪曰。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儀不與甘茂。傳異何也。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

者。珍。藏。所。聚。生。指。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也。○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也。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

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正義曰。韓自知失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九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

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陽。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

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伐直侯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楊慎曰衡之說大抵與從之說相反從誇其國強則衡必貶其國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反以為利以不事秦之禍恐喝之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害如此

楊慎曰自首至固戰場也言地狹兵寡而無險固敗言其弱不可保也自

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洎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劫衛取陽晉據卷衍酸棗據

梁南與楚至四分五裂之道也言與一國而不與者攻明六國不可從之由故其下迷言從之不成也大王不事秦大王不聽臣兩節皆以兵威恐喝之使事秦也既言事秦之利又言不事秦之害且言從人之不可信大樂與從人之辭相反

陳文燭曰張儀論從約之不可久耳是至謂親昆弟同父母尚欲爭財

又曰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茅坤曰昔人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文字由戰國縱橫中來今驗之當是

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洎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劫衛取陽晉據卷衍酸棗據

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在河南酸棗○正義曰酸棗在卷衍○正義曰酸棗在卷衍

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

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

鮑彪曰魏遷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者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

李東陽曰楚世家亦載此敘事同而文法異宜並觀之

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商，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儘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楊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光緒曰：按莊子云：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銀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懸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遺其腫也。』使腫而瘠子何奚微之有哉？張儀弄楚於掌股之上，旁若無人，亦遭懷王之昏昧，故耳使懷王而痛儀必無幸矣。

●朱熹曰楚懷貪商於之地經與齊絕屈句經無名之師經與秦戰卒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屈句亦不存存虞為楚者亦可已矣恐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內與師徒之衆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拘也如此

●居隆曰張儀請行意有折向為援而亦知秦強楚弱楚必不敢害己也

●焦竑曰陳氏愚關氏而解白登之圍蓋本諸此

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句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句遂取丹陽廣餘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

斃其死若不見夫貪虎者乎不取以生物與之其殺之怒也若若謂與猛虎得也情楚無有計及此者或曰秦卒并六國則儲說近是余謂不然秦嘗十五年不敢出函谷矣彼視習見夫六國貯之技止此耳使當張儀行說之時涇水尋盟約從如故共執張儀而碎于市萬一秦兵下一國則五國之兵雲集響赴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故始吾以昏愚為楚王罪而因并罪五國云

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汶音浪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無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

陳文燭曰有謀人之心者必示人以顯秦之不出兵山東者明此術也張鳴鳳曰即前事以恐喝之其心易搖

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較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關○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皆天下匈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關晉是天下匈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

光緒曰大關或作大開不若關字義長

蘇秦之短以明其言不足信

董份曰此語却是名言

○漢洪憲曰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入質效地亦以楚之強足以敵秦云爾

楊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韓弱為秦也○唐順之曰合從者必首其國之善連橫者必首其國之惡用心亦略可見其說亦出於兵志蓋地狹民貧則宜守固地廣人富則可謀人各因所趨以為說

○陳文耀曰割地以求安國國未安而地以先失智者之所不為爭一邑而殺人邑未得全而枉死者衆矣亦仁者之所不為故太上修政刑以自強次莫如合從以自固遠則求福計未有便於此者

○韓有光曰韓近秦故直言下甲據宜陽言甚便如水之下流上地即上黨之地

○鮑彪曰橫人之辭其所謂虛囑者韓

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服役之賤者。負養。謂負糧以給養。亦賤人也。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踔跽科頭。網案。踔。音徒俱。踔。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踔。跽。科頭。謂頭貫頤。奮不。著。兜。整。入。於。敵。○索隱曰。跽。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

戰者。至不可勝計。網案。言戰。戰。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戰。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

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穴。反。跌。開。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索隱曰。徒。徒。也。褐。粗。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

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

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

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

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

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

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

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桑。○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

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亾。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

○鮑彪曰。橫人之辭。其所謂虛囑者。韓

之兵信弱食信窮
矣獨不日從合則
能以弱為強以寡
為多乎惜乎世主
不少察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說下
齊不知秦之無秦
齊何而輕事秦故
破其說者特以強
弱相形耳至秦謂
楚和親而韓魏趙
亦已割地齊不事
秦則禍立至是直
以威恐喝之

陳憲典曰齊以
趙為之障蔽故事
而言之
又曰當是時六
國猶能勝秦者其
力完也自范雎之
說行而諸侯咸因

為于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
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
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
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
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
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
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
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
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
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
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
下再戰又勝秦 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
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

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
曰河外河之南也若曲沃平周
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澠池 善反○割河間以事秦 河漳之
正義曰河間瀛州縣○

鮑彪曰據此則說
趙當在齊前

楊慎曰說趙王之
詞又與說齊楚者
異矣蓋趙秦為從
者趙王也趙王為
宗盟之主故言秦
王之積忿含怒于
趙而以合兵請殿
之詞為之正前又
以面相見相結之
計休之于後故趙
王懼而割地謝過
也
茅坤曰據秦者趙
為主故儀之說趙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
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
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
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
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
騎正義曰趙兵從貝州度黃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
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音督正其事而責以今以大王之力
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
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
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

獨以秦所囑者恐喝之
楊慎曰趙為從盟主故備說之與齊楚異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感於橫人之說皆辭屈從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

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兩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阜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奔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

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備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讓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備矣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以亡國事秦有援而無齊趙之患大抵離反蘇秦之說而趙為燕之南敵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君皆信其言而聽之燕王曰寡人豈夷僻處大男子才如魯兒嗟乎秦楚韓魏趙之君嬰兒哉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展而愚弄也

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詔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在代州也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上音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美也下云廚人進熱啜則索隱曰故名汁曰啜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啜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即倒斗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案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七十一 秦本紀第七

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也。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鮮衣，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

他處曰：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震動齊州，摩爾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詞，以將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叔樂，皆治有其精，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確而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善積也。許應元曰：衡術固不勝從術，而文則佳此一段尤佳。●蘇洪先曰：張儀之欲之梁，蓋以避武王之怒而自脫。

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楚，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屠隆曰：張儀險夫，不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而欲挾天子以接圖籍，向當陳之惠，王卒為司馬錯所殺，而置之覆策之武王，其萬一之或用，與小人哉。每讀是篇，輒為憤恨而掩卷三嘆息。

●黃曰：此段即前張儀謂秦惠王者，馮喜特述之以驚秦王，勿勿伐梁耳。太史公敘此一字不增減，直是古●王維楨曰：文憲重說最難，惟莊子為然，次則國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張儀列傳 第七十一 齊道館

按趙首不叙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奔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飽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也曰柰何曰田

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之右予謂文亦出張儀右

張未曰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憤而合者張儀任其咎

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

而身處于佚軫其說士之巨擘哉

鮑彪曰軫之辨類捷給而其所稱譽皆當于人心不說於正論周捷辨士未若軫之絕倫

離羣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

孔子願不入彼誠家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視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辨給不說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

吳師道曰軫為楚媾于秦而勸秦以齊楚之敵意忠于為主者或疑其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舉趙趙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書時甚遠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秦耳當論其意不可泥于辭也劉風曰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奔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飽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也曰柰何曰田

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為秋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謝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

諸侯則易以為功
若出入秦楚能忠
楚而不許于秦者
陳軫也

董份曰宜餘字句
言為其主計之之
餘即為我計之謙
言先其君而後及
秦也軫故曰臣主
與王无異
楊慎曰館豎子未
必有其人設言自
好

王維楨曰救難郎
鄰大義也既不救
而又伺其傷以利
之手

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也。寡人不能決。願子為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卡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奔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言已後不復得復過。得復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

秦得燒撥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杆。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鳥。謂焚。而率制也。戰國策有。君之國有事。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投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遣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

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

何孟春曰中國無
事謂山東諸侯不
共攻秦燒撥焚杆
而侵掠也
王維楨曰君之國
連燒撥焚杆不常
截屬下句
楊慎曰撥馬筆也
杆其筆也
楊慎曰犀首欲義
渠君勿投秦也
光緒曰按史記
中佩六國相印
者蘇秦五國相
印者犀首六國
上將者公子无

忌五國上將者 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

約長。或從或橫，常為約長。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

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

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六國合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其從而連秦之衡，故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索隱曰：儀未遭時，頻被因辱，反相秦，惠先韓，後魏，連衡，齊魏傾危，詐說，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汚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也。

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衛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

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遺之南后，鄭袖聞而愛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

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者，王召鄭袖，袖見之，跪請，曰：儀行天下，未嘗

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

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押

閩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

異日，智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誘蘇秦，以故入秦，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謀六國

以殺秦兵，而直以權說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

則地有盡而利無已之言，足以破之。儀之行事，甚於秦而世之惡秦者，甚於儀以秦死於先，而儀振暴其短於後，所以成其橫道，誠使儀死在秦之先，而秦之振暴儀以成其從，亦如之。地之曰：二人俱傾危之士，而儀劣不足論也。山東之地形，長從衡二字，按天下圖，籍為言也。代厲蘇兄故事，為從故附之秦傳，蘇行爲秦相，而主衡故列之儀傳。

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察之也。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歷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勝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微，覺力較。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諱其失，亦自有錢與人，處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六國之王，皆尊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辭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其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強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井然于衷，而何待于疎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茅坤曰直叙而簡

凌約言曰枹里子

以惠王異母弟而

致其信任之不疑

歷武王昭王任為

相又益尊重夫秦

素猜忌而殘忍之

國也非智囊何以

周旋其間而結數

主之心耶此太史

公意也

余有丁曰按母韓

女為後世傳挾

韓而讀張本

按滑稽多智是

一篇骨子中叙

其伐曲沃伐趙

伐楚釋浦以至

子知百歲後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枹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枹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枹里子滑稽多智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枹里子右更

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枹里子為將伐趙

虜趙將軍莊豹拔蘭

取漢中地秦封枹里子號為嚴君

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枹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枹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

光緒曰戰國策

云秦惠王死公

枹里子甘茂列傳

十一 齊道首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穆點

伊地知貞謨點

孫衍欲窮張儀
李穰謂衍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
召公孫臏於韓
起初里子於國
三人者皆張子
之驍也公用之
則諸侯必見張
子之無秦矣此
云逐張儀而以
初里子甘茂為
左右丞相從李
穰之言也
王蓋曰先下意甚
微三字而後云以
其重秦自有節奏
按名曰衛疾二
句與魏曰誅楚
二句自相對應
陳應典曰韓子
云初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
擊穴於王之所常
應語者俄而王果
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
秋可矣王曰吾欲
以國累子子必勿

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
曰索隱曰游姓勝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突快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
猶猶為去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突快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
難不通乃鑄大鐘道之也輿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令
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
支因斷殺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廣車周禮曰廣車之卒鄭玄曰廣陳之車
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
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
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
曰防衛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
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
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樛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
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
子孫作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入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
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夫
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
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

樛里首先知初里
之反間也却走再
拜曰受命於是初
里已道穴聽之矣
郎中皆曰兵秋起
攻韓犀首為將於
是日也境內盡知
之王召樛里疾曰
是向何向也何道
出樛里疾曰似犀
首也王曰吾無與
犀首言也初里疾
曰犀首也魏旅新
抵罪其心孤是言
自嫁於秦王曰然
使人召犀首已逃
入諸侯矣然則史
遷所謂滑稽多智
者謂焉耳非正也
王穰曰初里子
聽胡衍而釋蒲勿
攻而以德衛受金
而貴落稱滑稽多
智衍又其尤哉
王章曰樛里子之
占樛里百歲後
不虞胡衍須臾見

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
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
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
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
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
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
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
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鹿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
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國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
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
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
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和字秦人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淮南事下蔡史舉先生

唐庚曰按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為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既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諳其所從也若初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于道故道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計然難解光緒曰將欲取之而不正言故曰窺小視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秦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又音胡。反。秦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向壽。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啟。帝之息壤。以填洪水。或疑此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嶺。五。谷。索隱曰。數。音。率。庚。反。昔曾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

田汝成曰。周王勿伐者。非真勿伐。欲與王定盟也。後約言曰。此下作二。段。看。先。引。曾。參。事。而。以。今。臣。之。賢。數。句。結。之。既。引。張。儀。樂。羊。事。而。以。今。臣。之。賢。數。句。結。之。反。覆。錯。綜。自。合。矩。度。

信之諸本作之。信戰國策同。胡時化曰。隱喻是古人文章一大機括始於元后股肱之職。溢於舟楫。鹽梅之命。波瀾於詩之比。體下至孟荀莊列文章。奇特處亦多是譬喻。而戰國此策。尤其善用者也。

戰國策云。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尉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

茂曰我繼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無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栲里疾擄我於內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計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各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韓使公

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栲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得困急猶能抵觸。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秦封，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親周室死不恨之語。按此段牽引向壽栲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見甘茂所以入秦奔書之故。

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為秦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見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蘇代也。今國事與公孫奭甘茂皆向壽主斷者，不知壽然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

按射率私徒闕於秦正前禽困覆車意文禮行成于與而謂以五千敢死之士當十萬久疲之兵語意亦類此。

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

按潁川本韓地
楚取之故云寄

按楚歸潁川則
楚韓謀故曰安

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
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廣徐
曰：秦昭王元年，子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今公徒取之
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韓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
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
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
走秦也。解者已買反。○索隱曰：韓楚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
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
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
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止茂皆
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向壽公
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

劉知幾曰：此並戰
國之時游說之士
寓言說理以相比
與及向之著書也
乃用蘇氏之說為
二婦人立傳定其
邦國加其姓氏以
彼為有特為指實
何其妄哉
王蘇樹曰：甘茂，匹
秦遂蘇代求入為
貧女之喻，可鄙甚
云累世
光緒曰：甘茂事
惠武昭三王故
按代知茂必留
齊故言此耳不
為茂游說也

魏蒲阪，匹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樗里子，
甘茂之匹，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
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
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因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
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
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
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
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
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
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
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
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

按秦因復甘茂之家句足前餘光振之意

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齊使甘茂於楚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曰徐廣曰始一作范

按不廉戰國策作苛廉

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

而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味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思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

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郡邑皆為楚之郡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

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

按可字應前就

索司馬光曰甘羅以稚子名顯于世非有他奇畧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為庶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

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

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

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

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橐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

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

故因甘羅事附

記之
按莊子逸篇云
淵衣八歲而堯
師之此言項梁
七歲為孔子師
古之聖賢必有
師其名見經傳
問多矣淵衣項
蓋誠何如人列
女傳澤子生五
歲而贊禹言幼
悟者其最乎
按列子有問曰
出者豈即項梁
耶

茅坤曰切中事情

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
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
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
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
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
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
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
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
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
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
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

乘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索隱曰三人皆以智稱一則以骨肉重一則起下蔡閭閻一則年十二耳可見方秦之強而天下之尤趨詐謀也

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國東與燕反一音齊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上谷今城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

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說脫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樗里子名疾所說樗里子且重樗里子外獲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秦乃攻宜陽甘羅妙處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自也如樗里疾公孫與蘇於韓甘茂為魏向秦當放楚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河南

穰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其先楚人。姓辛氏。正讀曰辛。亡國反曰辛。秦武王卒無子立

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

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其死蓋附惠文后時穰公子壯欲立之也。宣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

陽君。索隱曰華陽地名。後屬秦。辛戎後又號新城君。○正讀曰彪。云華陽在洛州。廢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

弟曰高陵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

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其死。蓋附惠文后時穰公子壯欲立之也。

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其死。亦史。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辛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室富子威國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辛太后始也。王繼曰魏冉與父母文新。茅坤曰魯華陽君三人者皆為宋范。唯魏冉昭王案。按太史公實。魏冉繼位。其權重於魏。魏冉之功。以見四相而封陶者。非過也。卒以夫。開說憂憤而。囚秦王其少恩。故。

吳興凌雅隆補

溫陵李光緒補

日本大藏卿點

增訂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 十一 新道命

光緒曰若爾德之相最久無過於管仲魏冉者管仲以桓公元年執齊政至卒凡四十一年魏冉以昭襄元年為將軍執秦政封侯至十二年為相至罷凡三十六年

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非董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具感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

按前既言魏冉舉白起攻韓魏取楚之宛葉矣此又言再使白起拔楚之郢而結之曰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總見得白起之功皆本于穰侯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皆坐此困削悲夫

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董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三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亾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南河東河內並是魏氏之故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故攻梁也且劫王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買通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講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買說。陳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陶近大梁。穰侯攻梁。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取也。

按須買剖析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客。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索隱曰買引魏人之說。不勝王講於秦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也。〇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〇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穰侯來救。與梁盟。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博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一

二〇 備遺命

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索隱曰：告秦王言，秦必不益趙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如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也。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

按前云益封陶矣。此復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乘間而說也。故太史公特下於是字。又下以此時好說數字。則穰侯得為知幾之士乎。

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剛，北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好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穰侯無方。內使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擢齊，擢楚，破魏，國榮。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蘇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而不知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蘇商至，以時逆昭王，以信遷，再至，出老母，遂弱弟而不能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處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於是，可畏也哉。

陳仁子曰：苟為人所謂而欲奪其位，國威廢，一也。何必范雎之于魏冉乎？

趙恒曰：此以貴極富溢為戒也。言親而有功，且不免於穢况，穢旅之臣乎。子義曰：人主之子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寵。

以守金玉之產也
而況於予乎文字
一唱三嘆處相類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吳興凌雅陸楫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貞馨點

唐順之曰策書體
韓公楊燕奇碑類
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次
白起戰功始末如
掌然讀及半而知
起無死所矣何必
杜郵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秦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

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

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

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

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志

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在襄州。遂東至

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鄧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鄧東走，徙陳。秦以鄧為

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

陳惠與曰：趙非馮亭之罪，平原君之罪，夫猛虎搏兔，兇方在齒牙。一童子操刀而奪之，必無幸矣。賈主而食，豈為之勝虎入室而取其室中之有平原君何獨味是乎？按太史公於平原君傳論其利令智昏者，以此茅坤曰：王屹以下非自起本傳而附載本末者，以秦陰使白起將兵，遂有長平之勝，故也。

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韓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正義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索隱曰：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

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原君，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在趙世家。○華陽，解在趙世家。○馮亭，魏地，在魏國，今在河南。○馮亭，魏地，在魏國，今在河南。○馮亭，魏地，在魏國，今在河南。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陽。正義曰：緱氏，今在河南。○蘭陽，今在河南。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正義曰：在沁水。○索隱曰：地理志沁水，今在上黨郡。○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西壘壁，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秦將，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

王世貞曰：余嘗以軍事通晉過長平，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并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逐五萬精卒擊秦絕甬之軍，即糧絕，當以死。義士心決，關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饋相食，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能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何自至河內，晉男子十五以上，絕甬而趙

民走趙。趙軍長平。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

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按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略相同

賈復曰按白起為秦將其所殺之數多而賴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賴者不預焉長平之役

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壁亦名趙長壁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取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趙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鄴郢漢中正義曰鄴在襄州夷漢中今廢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舉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起之攻割取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

皆謂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一死何以盡其罪哉茅坤曰此一說范唯息白起之心不能不起矣徐中行曰蘇代揣知應侯是個忌刻底人故先言武安之貴以動其忌心然後言民不樂為秦以動其阻心勢如破竹矣邯鄲之圍安得不解王蓋曰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許

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鄴郢漢中正義曰鄴在襄州夷漢中今廢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舉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起之攻割取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

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

然等死耳遂命其庸愈乎彪謂自抽杜郵之劍過矣按太史公述武安自言以結武安罪案與案情傳末語意同董份曰白起非獨抗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趙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買偃卒二萬于河攻陘斬五萬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後所坑斷計且百萬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慘雖夷族滅姓萬萬不足贖何啻死哉而秦人憐之又何耶

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為兩反其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餘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緡縣屬咸陽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麻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案釋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

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乘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難能哉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下為後日手其所不致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愛平原之補祖惠諸侯之抹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後其險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以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於戰也○案釋曰捲音拳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案釋曰地理志頻陽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關與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

楊維禎曰余嘗疑
蕭何也必索六
十萬是蕭何力不
聞智也吁此蕭之
智也信豈不知也
秦兵之強帶兵六
十萬蕭使王空其
國以委我而後行
是蕭以重而取王
之輕也王之驕已
殺矣而必疑焉故
又陽請美田宅為
子孫後計有以辭
其疑此蕭之所以
為智而非信索之
所知也豈必六十
萬而後可耶不然
前日滅趙亦蕭也
何未聞如是其索
耶

故云刑也。○索
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
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
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
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
恬攻寢。○音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在
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
括地志云。汝州。城父。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城父。楚。北。境。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
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據。父。是。誤。也。左。傳
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今。毫。州。城。父。是。也。此
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
錯。亂。名。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
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

蘇軾曰秦初遣李
信以二十萬人取
楚不克乃使王翦
以六十萬人攻之
蓋空國而戰也使
蕭有中主其臣知
亡之無日而掃境
以伐秦以久安之
害而入厭兵空虛
之乘機秦如反掌
也吾故曰秦之不
亡者幸也非數也
凌約言曰此與蕭
相國多買田宅以
自汗同意始皇諸
將惟王翦得善其
終者以此

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
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
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
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
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善。○索
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
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
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
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
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

王翦子王賁與李信定燕齊地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已死而孫王離擊趙項羽破秦離及攻二十六年郡邪臺銘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以位次差之王離在季父賁前則離乃將軍孫也賁者也賁蓋賁之次子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定天下云爾及剖符而爵一子一孫為功臣之首又當時列侯二人倫侯三人凡封侯者僅五人而李斯與蒙恬李信不與焉可謂嚴矣所請成者其嚴姓邪否耶

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細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投。按行三百步延壽有方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〇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魏曰蘄南州縣也。徐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請侯。

光緒曰已上曰不肯戰曰終不出曰數挑戰而秦不出兵法所謂解然後擊之者翦蓋得此李坤曰此于傳末致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敘事兼議論亦一例也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徐廣曰劫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逸為秦將。拔秦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抗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責離。離出三代無名。

蘇子曰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因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行。子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萬不行。子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餽軍。不可給也。若曰。若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與千之敵。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區。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鈎。則軍。須之便。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軍。須之便。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萬。百丈。八。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十。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萬。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若。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也。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衆。衆。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與德秀曰孟荀傳荀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顯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顯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

吳興凌雅 溫陵李光 日本大伊地知貞 日本大伊地知貞

茅坤曰太史公傳諸子多草草以不得于諸子所自為之說故也。

趙恒曰讀孟子書者揭孟子答梁惠利國之問而合之於孔子罕言之旨推尊孟子之意至矣其時稷下諸儒尤多而推尊孟子使後人以孔孟並稱者自太史公始受業于思之門人師友淵源之出於孔子也述唐虞三代之德立身行道之出於孔子也退而與萬章云云著書立言之出於孔子也至末言豈與仲尼采色云云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鄒鄒受業于思之門人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

同乎哉困厄不遇之不一於孔子也以下言其不阿世俗以苟合如伯夷孔子持方枘而不能內圓鑿豈肯為鄒衍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欲如伊尹之負鼎百里之牛枉尋直尺之為哉牛鼎之說在孟子已斷其所傳之妄而此傳乃舉以論衍有牛鼎之意則孟子所謂好事者之流直指衍輩言也

按此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董份曰太史公歷敘縱橫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就謂其不知道哉

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恒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或六

必先驗小物至於無垠從至小推之至大也先序今以上至不可考而原之今而推之至遠古也先列中國云云所不能睹由近而推之極遠也大至無垠古至不可考遠至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符應若茲剖判以來從何處稽考簡以備者所謂中國云云天地之際焉大海之外何處窮究哉其術皆此類也人為闕大不經欲人主懼然顧化於其初見也此所謂作先合而後引之大道也大道以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言

光緒曰按淮南子云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正南

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恒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或六日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得有裨海環之海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瀛海是江原之初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願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與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正結反音徹蓋反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徹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音帶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拂帶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碣石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

次州西南戎州
正西奔州正中
冀州西北台州
正北齊州東北
冀州正東陽州
九州之大純方
千里九州之外
乃有八極亦方
千里八極之外
乃有八極亦方
千里八極之外
乃有八極亦方
亦似荒唐然錄
之以備考

董份曰按節術之
術其歸節儉仁義
倫理本有準則特
其始為濫耳濫耳
言其說怪迂不經
濫漫于耳故王公
大人初欲從之而
其實不易行也
李廷機曰謂之
術便與孟河之德
不同是以所如皆
董份曰此節術

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德行仁義之化且榮色困窮故武
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
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柄是符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符而內之圓孔不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
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謂牛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
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
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取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
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

見尊禮言其術能
動列國諸侯與孔
孟困厄不同然孔
孟實不為此也故
又引伯夷衛靈公
應之舉見孔孟雖
困厄而不肯阿世
苟容以取尊禮也
其論甚正然又引
奚尹之事為術解
釋言其迂怪之術
一時以聲譽顯
而實欲行其仁義
節儉之道譬之尹
之負鼎奚之飯牛
皆作先合而引之
大道也前以抑術
後復解之此太史
公極妙處注引呂
氏臨牛之解本文
有何著落

唐惟修曰余按
牛鼎之說不必他
求即上文伊尹負
鼎百里奚飢牛也
索隱舉呂氏春秋
及進周之說余意

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
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
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
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
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
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
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
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
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對向環淵著
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

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趨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

行以不執之說見魯論論是尹與奚牛之慮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故遠近而求遠

荀卿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之無言其跡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亦何可管哉雖然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豈亦真之能遠矣

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雅致天下賢士也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

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先飲酒亦然必以帝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與位而皆為其所尊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今正義曰蘭陵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

有知之故特以動王欲信其說耳不然豈射覆占隱人哉

按齊王高門大屋以覽賓客特以夸世耳非真有好賢之志也不然何孟子之終身不遇耶太史公末句下一言字有味

方孝孺曰荀卿則掠奪人之餘言便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孔子之道而不疑儼然儒者也及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也妄為德行不經之詞以蛆蠶孟子之道

其區區之心不過欲求異于人而不自知卒為斯道賊也

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縣有龍淵水而用泮泮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趙人

悍盡地力之教正義曰楚文志李三十二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

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鄒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訓而

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草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

性善而荀子謂性
惡其所謂惡非謂
人之性必為毒殘
忍但資質偏頗處
即是惡其曰善者
偽也其所謂偽亦
非奸詐設謀但出
於勉強矯飾即謂
之偽其立言欲與
孟子別故不覺形
容之過耳
陳應典曰荀亦
能守道不變者故
太史公進之與孟
子等
蘇軾曰昔者常性
李斯事荀卿既而
焚滅其書大變古
聖王之法于其師
之道不啻若寇讎
及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惡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由是觀之其為人也剛愎不遜而自許
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趙恒曰自公孫龍至吁子各有著書故皆得附傳而以自如孟子云云總束之又足之以蓋墨翟宋之大夫蓋墨子亦著書故欲世又知有墨子云云不與上數子
同時故曰或曰云云以表出之也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不倫矣而更以騶子淳于髡等出處實之何卑孟耶蓋至楊雄始以孔孟並稱韓
愈始以孟氏配焉何孟子之見知於世若是其晚耶
董份曰自如孟子總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衍
或曰字叙之何等滿酒
不嗜殺人一句宜移四君下

或曰並孔子時或

曰在其後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刺游齊統其說不通退而
著述稱善道窮爾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其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游說諸侯
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也不深原其意詳其
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
有美惡譬之火能熱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熱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于思之
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事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
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卓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
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
書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中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姚世之濁而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
子明王道及其名傳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向矣
柯維騶曰荀卿著書紙皆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爲人人性爲惡此其學術弗醇不與孟子
並也太史公序傳雖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
取榮者至鉅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
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性善而荀子謂性
惡其所謂惡非謂
人之性必為毒殘
忍但資質偏頗處
即是惡其曰善者
偽也其所謂偽亦
非奸詐設謀但出
於勉強矯飾即謂
之偽其立言欲與
孟子別故不覺形
容之過耳
陳應典曰荀亦
能守道不變者故
太史公進之與孟
子等
蘇軾曰昔者常性
李斯事荀卿既而
焚滅其書大變古
聖王之法于其師
之道不啻若寇讎
及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惡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由是觀之其為人也剛愎不遜而自許
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趙恒曰自公孫龍至吁子各有著書故皆得附傳而以自如孟子云云總束之又足之以蓋墨翟宋之大夫蓋墨子亦著書故欲世又知有墨子云云不與上數子
同時故曰或曰云云以表出之也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不倫矣而更以騶子淳于髡等出處實之何卑孟耶蓋至楊雄始以孔孟並稱韓
愈始以孟氏配焉何孟子之見知於世若是其晚耶
董份曰自如孟子總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衍
或曰字叙之何等滿酒
不嗜殺人一句宜移四君下

